

蘇武

新青年故事叢刊



上海大東方書局印行

序

蘇武在北海牧羊的故事，在我國民間流傳不衰的緣故，實在是蘇武節烈的行爲撼動了後代萬世的人心所致。我們把它當時的時代意義來設身處地想一想，覺得蘇武確是一個偉人，他底節烈足以爲我們的楷模。所以對於蘇武的故事所含的教育意義實有加強開發的必要，編著本書的旨意就在這裏。

當蘇武隨同王昭君去和番；當時漢朝國勢衰弱的顯現，已到了露骨的程度；名將李陵的叛國，在在顯示漢君王的昏懦和朝政的腐敗。促使番夷蔑視了漢族人民，由於蘇武在這時輸作了貞烈堅強的表示，在北海邊不屈不撓地過度着難以想像的艱苦的生活達十九年之久，這

纔使胡奴轉移了蔑視漢族全體人民的視線，因為蘇武所表演的事實告訴了他們：漢族的人民並不全是像漢君王那麼昏庸懦弱的；漢君王決不是全民精神的代表，蘇武的節烈，纔顯現了漢族人民戰鬥精神的一面。這種精神，我們務須設法延續萬世，連綿不斷地使這種民族的精神發出無比的光與熱；照亮了我們行進的路，鼓勵我們前向的勇氣。

編者

蘇武目次

一	出使匈奴.....	一
二	不畏艱苦.....	一九
三	公私分明.....	三九
四	功成歸國.....	五五
五	晚年生活.....	六六——七一

蘇武

一出使匈奴

蘇武牧羊，誰都知道這是歷史上一段非常艱苦和悲壯的故事。其實，他一生的大部分，都是全在險惡的大難中。究竟他憑着什麼，使殺人不眨眼的單于，竟不忍加害於他；投降匈奴的漢朝臣將，想勸他投降，結果反而自慚得無地自容；最後，他光榮地回到祖國來。

究竟蘇武憑藉着什麼，誰有這樣偉大的力量呢？這不是偶然的機會，我們且讀讀下面所述的故事吧：

蘇武的父親蘇建。跟隨着衛青征討匈奴，獲得了大功，朝廷封他爲左將軍的職務。蘇建有三個兒子，大兒子名嘉，號長君，

官至奉車都尉；次子就是蘇武，號叫子卿；小兒子名賢，號孺卿；官至騎都尉。

車都尉和騎都尉都是和皇帝親近的官員。

這時漢朝有匈奴的外患，當武帝太初四年的時候，貳師將軍李廣利，攻破了西域大宛國，斬了大宛國王母寡的首級，威名四震，羣夷懾伏，武帝想趁這機會滅絕匈奴，以免將來再有禍患。

但是在這時候，匈奴的王，單于剛登位不久，怕漢兵來攻打，就故意差使臣到漢朝來入貢，並且對皇帝說：

「我是小孩子，那裏敢和漢朝有敵對的行爲呢？漢朝的天子，是我們老前輩，只有請老前輩多多的指導，以便遵行。」

同時，單于又把以前留在那裏的漢朝使臣，都送了回來。

漢武帝見了這種情形，很嘉獎他懂得道理，所以就派了中郎

將蘇武拿了節出使到匈奴那裏去，並且把留在漢朝的匈奴使節，也同時放還，另外又備了一些禮物，答謝他的厚意。

在臨行的時候，漢武帝安慰着蘇武說：

「我因為你的父親在朝中建立了大功，所以才派你這個職務；自然，到國外去是相當艱苦的，不過你如果能夠不辱使命，將來也決不會虧待你！」

蘇武拿着皇帝賜給他的節，叩謝說：

「我們多蒙聖上的恩賜，雖然肝腦塗地，也不足報答大恩，臣自當努力宣揚聖上大德，使匈奴永久臣服聖上。」

在以前，使臣出使國外的時候，有一種節握在手裏，這就是聖上皇帝的代表，彷彿是現在的一種勳章和印綬。

蘇武拜謝了皇帝，就和副使張勝及隨員常惠等上一百多人

出關去，到匈奴，見了單于。在使命完畢的時候，正想動身回國了。

恰巧，這時漢朝的降將衛律，他的部下有個虞常，他雖然跟着衛律投降了匈奴，但心裏却依然是歸服漢朝的。蘇武的使員中，副使張勝，當初在國內時，曾和虞常同過事，所以這次張勝到匈奴那裏來，虞常便趁這機會，設宴款待張勝。

在酒席半酣的時候，虞常摒退了左右，向張勝說：

「我和你雖然沒有分別多少年，但是你如今是堂堂漢朝的大使，而我依舊過着這種不幸的生活。」

張勝安慰他說：

「你和衛律，投降匈奴，如今也是封官賜祿，又怎能說是不幸呢？不過，我覺得你失去了節操，那却有些不該應。」

虞常皺着眉，沉思了半晌，說：

「我只是爲強力所屈服，環境不允許我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張勝說：

「是的，你的處境，我當然也很明白；所以我在朝廷方面，竭力替你保舉，因此你的母親，和你的弟弟，依舊蒙聖上的恩賜

……」

虞常聽了這話，立即插嘴說：

「正因爲這樣，我在這裏，更感覺得不安。皇上待我這樣的恩德，做人臣的，又怎能不知圖報呢？衛律——唉，你總知道，他是個忘恩負義的，他貪匈奴待他的榮華富貴，就這樣把自己節操失去了，但是我們呢？」

張勝安慰他說：

「那也不必憂慮，只要於心無愧，將來總可以昭告天下的。衛律的反漢投夷，皇上也十分明白。」

虞常向四面望了一望，深怕有人竊聽他們的說話似的，一會以後，他才低聲向張勝說：

「我倆總算是知己的故友，今天我請你來，正因為這件事想和你商量。」

張勝訝異地說：

「你有什麼意見，只管直說就是；要是我能力所及，一定可以幫助你。」

於是，虞常就附着張勝的耳邊，低聲告訴他，想規了單于的母親，去回歸漢朝，表示自己的心跡，一面我還可以設法，用伏

弩射死衛律。我希望能將功贖罪。

張勝聽了虞常的話，躊躇着說：

「辦法雖然好，不過事機必須十分秘密，如有洩漏，那不但你們徒勞無功、怕連我們也要牽涉到裏面了，你得仔細想想才行。」

虞常回答說：

「我們部下，一共有五十多個人，都早有這樣的意見了，只是沒有機會動手；現在探得單于在下月要出去打獵了，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机会。單于不在這裏，我們便可以從容行事。」

這樣商量妥當以後，張勝以為這是虞常他們的事情，所以也不曾對蘇武說明這件經過。

一個月後，蘇武因為等待單于派人送回本國的使臣；因此沒

有啓程，而單于因爲依照原定的計劃，便出去狩獵了。

虞常也趁了這機會，動手劫單于的母親，和謀殺衛律，他就跟他的同伴，大家商議進行的步驟。誰知其中有一個人，忽然變了心。他不但保守秘密，反把經過，去告訴單于的子弟，這樣，雙方便起了武力的衝突，而虞常等因爲人數不足，自然打不過他們，因此大部份人都被殺，虞常等少數人，却被單于部下擒住了。

等單于行獵回來，便派了衛律審問這件叛變的案子。

張勝聽得這個消息以後，忙去報告蘇武。

蘇武吃驚着問：

「真有這回事嗎？」

張勝戰戰兢兢的回答說：

「那是虞常在酒席間跟我說起的，我還以為他是酒後的牢騷話，却不料他們真是動手起來了。」

蘇武嘆着氣問：

「你為什麼不早些告訴我呢？」

張勝說：

「因為我不信他們真會有這種事，所以也不曾當做真的消息聽。」

蘇武又說：

「可惜現在太遲了。」

張勝担心着問：

「是不是真的會牽累到我們身上的呢？」

蘇武點點頭。

「那還用說嗎？你不是和虞常密談過這件事的？」

正在說話的時候，蘇武的近侍進來報告，說衛律審問着一件謀殺案，而且牽涉了我們。

蘇武聽了長嘆一聲說：

「事情已到這地步，不必說，我一定要被牽累進去的；倘使匈奴的刑辱，還有什麼臉對國家呢？」

於是站起身來，抽出一把利刃，想自刎而死。

張勝忙即奪去利刃，大聲喊叫了起來，一邊說：

「請你原諒我，這都是我個人的不是；萬一匈奴有什麼舉動，我願以身體來承當，決不使你有一點牽累的地方。」

這時常惠聽了裏面的呼救聲，也忙的趕到，問明了這事情的經過，也勸蘇武不要這樣。

蘇武冷笑說：

「我們的身上，負着國家的重大使命，所以個人的一言一動，都和國家的榮辱有關。而且匈奴方面，也一定認為我們是和虞常互相串通計謀進行的。你以為你一個人就能解決這回事吧！」

張勝呆了半响，才問：

「那麼，我們怎麼辦呢？」

蘇武冷笑了一聲。

「怎麼辦？有死而已！」

這時候，衛律把虞常等的口供，向單于報告，說漢朝的使臣，是同謀這件案子的。

單于聽了十分震怒說：

「原來漢朝名義上是一個禮義之邦，想不到做的却是這樣鬼

鬼崇崇的勾當，他們的使臣，却是行刺的間諜！你帶蘇武嚴加審問吧！」

衛律奉了單于的命令，來傳蘇武去詢問，蘇武頓腳說：「這樣的不體面事情，偷活着還有什麼意思？還有什麼面目對朝廷。」他說完以後，馬上抽出衛律身上的佩刀，向自己心窩裏刺去，大家連忙搶奪，但刀尖已刺進胸口，昏倒在地上了。

衛律吃驚得很，一邊命人看守着蘇武的使臣下屬，一邊立即上馬，飛騎去請醫士。

醫士來了以後，診察了一下說：

「也許還有施救復活的希望。他現在已經氣絕了，不過這是由於一時氣憤，悶塞住七竅的緣故，讓我盡力施救他吧！」

於是他吩咐在地上掘一個穴洞，洞中微微地生着火，把蘇武

的身體，伏在那地穴洞口上，然後用勁地在他的背上壓榨着，使瘀血完全都流出來。

這樣足足救了半天，才慢慢回復了呼吸。

張勝和常惠都捶胸大哭，抬着蘇武回帳裏去休息，並且衣不解帶的看護他。

單于聽得蘇武這樣的行動，很尊重他的氣節，所以早上晚間，都派人來問候，不多幾時，蘇武的創傷，也漸漸告痊愈了。

單于聽得蘇武的創傷已告了痊愈的時候，便通知蘇武去觀審虞常，想趁這機會勸他降服。

衛律是審問這案子的主要人物，所以他把所有關係人物，都邀到堂上以後，便命虞常再重行供了一遍。

衛律向蘇武說：